新大运河散文

我家住在运河边

肖 靖

我是一棵树，我家住在运河边，只需轻轻抬头，运河便映入眼帘。

我家的房子紧挨着小街，是地地道道的北方民居。一房一院，坐北朝南，从外面看是三间房，内里却被巧妙地隔成了六间。小街上的人家，布局大多如此。院子里的景致，因住户不同而千差万别。有的种着葡萄，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有的栽着石榴，火红的花朵似燃烧的火焰；还有的种着几簇月季或西番莲，芬芳四溢。

我家的院墙上，装着一扇小小的铁门。门很新，暗红色的油漆在阳光下泛着光泽。每次开门锁门，那“咣当咣当”的声音，宛如一首动听的乐章。那时，主人面色红润，头发乌黑发亮。

主人去上班后，我便会和铁门说会儿悄悄话。我把运河的景色，一桩桩、一件件地说给它听。运河在旱季总会断流，河底裂出如龟背般细密的纹路。铁门听了我的描述，竟开始担心运河会消逝。我满心疑惑，一条河，也会死掉吗？铁门坚定地告诉我，运河是有生命的，生命皆有长度，它自然也会走向终结。那一刻，我既害怕又怀疑，毕竟，我也是有生命的。

我怕自己会消逝，便拼命地生长。我深知，若无法增加生命的长度，那就努力拓展生命的宽度。每到春天，我便开满繁花，香气弥漫，笼罩了整条小街。

运河的春天，是从河床上冒出的第一簇野草开始的。河坡上的蒲公英、车前草，怯生生地从泥土里探出头来。不久，各种颜色的小花便开满了河坡。主人的儿子小川，在草地上欢快地追着风筝跑，各色小花被他踩得东倒西歪，一群麻雀吓得扑棱棱钻进芦苇丛里。

第一次深刻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是在小川结婚生子后。他的女儿水灵，如春日里茁壮成长的幼苗，蓬勃向上。昨天还只能歪着头啃手，今天就挥着小胖手抓玩具。小川常抱着女儿去河堤，水灵软糯糯地趴在他肩头，小手抓着一截从我身上折下的槐花，指着运河，咿咿呀呀地说：“河，大河。”

然而，主人的身体却如秋日里的树叶，快速地枯萎下去，最后如风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生命的长度被无情截断。我和铁门一样，开始担忧起来，运河，真的会死去吗？

雨季来临，运河才真正恢复了生机。浑浊的水裹挟着上游的泥沙，浩浩荡荡地漫过河床。那时的河堤还是土垒的，有一回暴雨倾盆，河水猛涨，小街上的人们推着装满沙袋的小车，匆匆往河坡跑，泥浆溅满了裤腿。

此时的运河，激情澎湃，水波翻滚；岸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当水位渐渐下降，水流重新平缓，我和铁门悬着的心，也落回了原位。

蝉声在我身上肆意炸开，小街上的人们，有的推着婴儿车，有的摇着蒲扇，面向运河坐在树下，用本地方言讲述着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讲述当年隋炀帝下江南的豪华与奢靡，讲述张娘娘骑龙抱凤的故事。说到紧要处，手里的蒲扇不再摇晃，树上的麻雀都惊得不敢扇动翅膀。

秋天到了，运河迎来了最寂寞的季节。水退了，露出黑黢黢的淤泥，河坡上的野蒿子枯成一片锈色。

磨剪子的老汉推着自行车，“啪嗒啪嗒”地走过小街。悠长的吆喝声和远处清真寺的唤礼声交织在一起：“磨剪子来，戗菜刀。”“来”字声调上扬，拉得很长，像根细丝线；到“刀”字，调子便缓缓降下，尾音一直飘到运河上，消失在渐凉的秋风里。

偶尔，施工队会扛着铁锹来挖河道，说是要“引黄济津”，可挖了半截又撂下，留下一道道如伤疤般的沟。风一吹，土就在沟里打着旋儿飞。

我的叶子全落光了，水灵已经长大。她把我的叶子扫成一堆，留着冬天给煤炉子做引柴。

冬日里，运河彻底沉默了。北风卷着沙粒，扑在窗棂上簌簌作响。河面结了一层薄冰，在阳光下泛着铁灰色的冷光。枯黄的芦苇在风里斜斜地立着，像一群佝偻的老人。

几位老人蹲在向阳的河坡上抽烟，他们说，从前滹沱河和卫河在这儿交汇，清浊分明，是“青县八景”之一，乾隆年间的县令还写过诗呢。可如今，连河道都改了道，哪还寻得见“泾渭分明”的奇观？青县八景，也早已无处寻踪迹。看来，不仅仅是有生命的会消逝，无生命的也会消失。

铁门变得苍老起来，油漆剥落，锈迹爬满了全身。每次开门关门，它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好几次，它身上的铁锈蹭在水灵雪白的裙子上，女孩叫喊着：“爸爸，这铁门该换换了。”

小川一家搬走了，住进了楼房。我很伤心，仿佛失去了最亲密的伙伴。幸好铁门没有换，它依旧和我相依为命。

运河却悄悄换了模样。如今的运河，不再是曾经那条朴素的乡间河流。运河桥重修了，桥身变宽，砌上了汉白玉栏杆；土堤铺上了柏油，杂草丛生的河坡铺了塑木步道，亲水平台伸向河心。朝霞洒在水面上，红彤彤一片。几个晨练的人穿着练功服在打八极拳，亲水平台上坐着垂钓的人，在朝阳下宛如一幅水墨丹青。

每次从睡梦中醒来，我都觉得自己仿佛陷入了古今叠影，有种虚实交错的恍惚。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运河的变化是水灵带来的，她是运河景观改造工程的设计师。我看见她戴着遮阳帽站在运河边，在本子上认真地做着记录。

我突然释然了。我看向运河，河水依旧向北流着。它带走的，仅仅是那些简陋的岁月，却把一些珍贵的东西永远留在了岸边，比如我的年轮，比如石缝里的草籽，再比如水灵那颗热爱家乡的心。

叔叔的作家梦

李洪芳

在县城西北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住着我的一个远房叔叔，奶奶为他取名叫平安，寓意健康长寿，平平安安。叔叔早年家境殷实，村里唯独他读过完小。

毕业后的叔叔，书总是不离手，书读多了，会讲的故事也多。通过叔叔讲的故事，我知道了精忠报国的忠诚、三十六计的智慧、《水浒传》的豪情以及孙悟空的机智勇敢，博学的叔叔成为我童年心中的偶像。

叔叔清晨常去运河边读书，眼睛累了，就望一望天空中悠悠飘荡的白云，看一眼水中叽叽喳喳觅食的鸭子；渴了，就扎进清澈的运河里咕咚咕咚喝上一通；饿了，拽一把运河边的青菜野果嚼上几口。大运河把叔叔滋润成一个英俊的少年，却没有教会他生活的技能。奶奶托人专门为他在砖厂找了份工作，可不到十天，他便背着行李回来了。

村里人无不为他感觉惋惜，而他却不紧不慢地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奶奶不无担忧地问他：“儿啊，你以后怎么养家糊口啊？”叔叔没有回答，提起毛笔，洋洋洒洒在墙上写下：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叔叔其实很是认真地学做了一段时间的农活，直到把邻村一个叫张华的姑娘娶到家里。婚后叔叔开始投稿，他的文章居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这不仅轰动了十里八乡，也坚定了叔叔文学创作的信心与决心。他随身携带日记本和报社编辑送给他的英雄牌钢笔，四处搜集素材，寻找着能够激发灵感的瞬间。他试图将这份热爱倾注于笔尖，用文字描绘出心中的世界，他渴望着有一天能站在文学的巅峰。

为了体验打渔生活，他在运河里驾着小船学撒网，由于重心偏移，身子一歪，掉进水里，喝了一通运河水后，一篇《运河水甜打鱼忙》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

大运河给了叔叔创作的灵感，却没有给他一条平坦的文学创作道路。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时常提起笔来又觉得才思枯竭，他四处投稿，虽偶有几篇小文章发表，但始终没有创作出惊人之作。由于全身心投入写作，稿费了无，缺乏其他收入，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为了寻找灵感和素材，叔叔常常早出晚归，甚至忽略了家中的事务。一天，怀孕六个多月的妻子张华在喂牛时被缰绳绊倒，肚子磕在牛棚的门挡上，她痛苦地趴在地上无法起身，此时叔叔却因为一个难得的写作机会外出搜集素材去了。张华在孤独和无助中挣扎，最终不幸流产，失去了他们的孩子。当得知这一噩耗时，叔叔懊悔地不停拍打着自己的头。回到家中，看到张华苍白的面容和怨恨的眼神，他心中充满了愧疚。但无论如何道歉，都已经无法弥补造成的遗憾。这件事成为他和张华之间难以愈合的裂痕，内疚和痛苦也始终伴随着他。最终，张华选择离开，结束了他们的婚姻。

落魄的才子即使家徒四壁也不缺女人缘，戏文里不缺这样的故事，现实中也是如此。当征婚广告刚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很多人介绍自己的第一句话，不是有房有车，而是爱好文学。叔叔可不是文学爱好者，他的文章早就变成了铅字，在许多人眼中，他是货真价实的作家。

叔叔的第二段婚姻对象，是比他年轻几岁的王红。王红对叔叔充满倾慕，为了支持他的文学梦想，她卖掉了家中唯一的老黄牛。那天，王红站在门口，目送着老黄牛被牵走，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叔叔看着她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愧疚。他紧紧握住王红的手，承诺道：“我会多写好文章，让你过上好日子。”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尽管他努力写作，但作品始终未能获得更多的认可，王红卖牛成全他写作的背影成了叔叔心中永远的痛。

终究是诗和远方抵不过人间烟火，文学的梦想未能跨越生活的窘迫，他们的婚姻也以离异告终。两次婚姻都没有给叔叔留下子嗣，他的世界里，似乎只剩下了那支始终未能书写出辉煌的钢笔。叔叔的文章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作家”的光环也随之黯淡。曾经的梦想，如今只剩下回忆和遗憾。

步入中年的叔叔，早已褪去了年轻时的风采。他的身形略显佝偻，发丝间夹杂着白发，虽然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但那副高度近视镜后面的眼睛，依旧闪烁着对文学不灭的热情。他经常戴着一顶磨损的鸭舌帽，唯一不变的是，那支钢笔还在上衣兜处闪着金色的光芒，依然在诉说着他执着的作家梦。他的穿着也不讲究了，常常是一件洗得泛黄的白色衬衫，搭配着一条宽松的裤子，脚上一双沾满泥土的老布鞋，这样的装扮让他看起来更像是田间劳作的老农。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叔叔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满脸落寞，蜷缩在床上，破旧书桌上躺着断了腿的眼镜，旁边是沾满尘土的手稿。墙壁上那幅编辑老师亲笔题赠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墨宝在萧瑟中随风抖动。

叔叔奋力地睁开双眼，眼神空洞而迷茫，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指着厚厚的手稿对我说，烧了吧，别留在世上。说完，手掌伸开，掌心内一支钢笔掉落在地。

叔叔走了，运河畔翠柳依依，碧叶连天，执卷而行的叔叔长衫飘飘，闲庭信步，渐行渐远；叔叔走了，他没有为这个世界留下恢宏巨作与千古名篇，却给我，给许多人留下一个执着的身影和一生向学孜孜不倦的精神；叔叔走了，他的书中没有黄金屋，却有初心如磐的坚定；叔叔走得安安静静，叔叔的一生如同大运河畔的沙尘，质朴而平凡，他用漫长的岁月记录了人生的磨难。

第二届“新大运河文学”全国散文大赛作品选登
沧州日报 沧州市作家协会 联合主办

汉诗

随风潜入夜
（外二首）

麦 子

小雨偷袭了夜
我隔着窗子，没有听到雨声
雨停了，海棠依旧
唯有风的影子，醉卧在花香中

清晨，叶片上有雨大大小小的脚印
百花齐放的春天
深入土壤的根，最饥渴

所有关于雨的消息
都是后园的一道光
春风十里，不如一场春雨

油菜花盛开的春天

你是迎春的姐妹
开在春天的卷首
把小院的花香送给邻家
你是野外遍地的黄
流动着阳光的金色
把一树一树的花开延伸到远方

桃花谢了，梨花落了
你还开着
蝴蝶累了，蜜蜂倦了
你还开着
直到把花心结成一粒粒小而饱满的籽
续写下一个春天

退休之后

天上的飞鸟变成了笼中的鸟
退下来之后
经常看见他，在小区里遛弯
从南头走到北头仿佛从南方到北方

一日三餐，晚餐有酒
一个人独酌
楼上楼下，两点一线
一个人坐在车库的马扎上
消磨掌中的余生

出门挤公交，偶尔也骑单车
一个退休干部，回归家庭
从小众变成了大众

《随风潜入夜》用“偷袭的雨”与“饥渴的根”构建春雨的叙事张力，暗藏生命对滋养的永恒渴求；《油菜花盛开的春天》以“阳光的金色”延展春的韧性，在花谢蝶倦后仍以籽粒续写永恒，完成生命循环的闭环；《退休之后》则通过“飞鸟入笼”的隐喻，将人生暮年具象为车库马扎与两点一线，在酒杯倒影里折射出世相百态。三首诗在“空”的留白处悄然呼应，让雨露、花期与人生轨迹在季节更迭中彼此映照，最终在“春风十里不如春雨”的顿悟里，达成生命律动的和鸣。

AI点评

我思

读懂严明

闻 章

严明令我感佩，书写得真不错。

言实出版社乃识者，唯识者能得宝。

严明做事从来都是静悄悄的，从不张扬。我们是老友，早知他治学状态，有现成的一副联可以概括他：“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为此，我曾趣解“严明”二字，“严”是戒，“明”是慧，而他本人状态则是定。戒、定、慧三者，本是一体，若勉强分次第，则可表述为：戒在先，戒能生定，由定发慧。但能知戒者，非慧而何？《尚书》难读，难读而敢读，是因为心灵有方向，有愿力。方向是戒的前提，若无方向，心必散乱。方向明朗，统摄之力起来，定心同时而生，所以在此喧嚣世界，他可以做到几年目不窥园来读一部书。他自言笨，我说他恰是聪明，亦非一般聪明，一般聪明之人不下笨功夫，只有特别聪明之人才肯下笨功夫。此书证明，他即是具慧心者。下面即借这本书来说他的慧。

收到《读懂<尚书>》这本书，我电话中问严明：“你读懂了吗？”此问难答。他若说没读懂，没读懂写什么《读懂<尚书>》？若说读懂了，读懂了还写什么？你能读懂，有谁不懂？严明先是笑，而后说，哪敢说读懂，若说懂也只懂了我能懂的。原来书名不是这个，定这个书名，是考虑到市场卖点。我说，若是为了市场卖点，叫《不懂<尚书>》也许更好。

好书是读不懂的，不唯好书，任何好的艺术都是读不懂的。此是东方文化的特质，全息，具生机，具能量，张力无限。根源在《易》，伏羲是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归纳成卦，“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连中国汉字也是如此生成，所以有书法，连好字也是活的。

读不懂还读什么，恰是因为读不懂才读。好书意思无限，所以读不尽。好书如镜鉴，谁来照谁。你多高，书多高；你多低，书多低。比如俗书，俗到不能再俗，但在庄严之士眼里，却依然能读出《金刚经》的意味。

因为全息，因为能量场，本就说不尽，况佶屈聱牙之《尚书》！

由此可以说，对于中国的好东西，读不懂恰是读懂了。向外读不叫会读书，向内读才叫会读书，入心几分会几分，懂了自己多少，也就懂了书多少，全读懂了自己，也就懂了整个世界。由读不懂到似懂非懂到非懂非不懂到会心一笑，那即是妙不可言之状。“人心惟危”恰是在狭隘的明白里，“道心惟微”才是在无心合道状态，非言语所能道。

严明懂了他所能懂的部分或者说层面，这已经很不简单。相信好多人还不及他。比如我，读过好多次《尚书》，均知难而退。严明深知其难，靠定力，靠韧力，做探取功夫。起初，启蒙击昧只为自己，是到集腋成裘之后，把读书笔记整理出来，自己也觉得有了些意思，才推己及人，分享给大众。

《尚书》难读，是因为有障碍。障碍是因为岁月，事古，字义亦古，关键是社会人生状态，“民惟邦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那是何等境界？孔子尚说人心不古，况今日！以低窥上，难矣哉，猜都猜不到边缘，夸都夸不到点上。他能读到这个层面，且能用现代语家常话说出来，让时人能懂，且尽可能有趣有意味，靠的是什么？是真心。真心的力量非常大，真心能感。伏羲画卦也是靠感，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真心到一定程度，的确能通神，通神而神通。所谓神，其实是自己的心，无碍之真心亦是全息的，此心与彼心，今人心与古人心，同频之后，尚有何难？严明说，他读《尚书》，那字面都是活的，或庄严肃穆，或风动旗飘，或刀光剑影，如看电视连续剧。我相信。此乃交感之功，唯真唯敬能达。

果然慧由定来。

以捞为生的运河人 贾传军 摄

文讯

石家庄市图书馆

举办沧州籍作家蒋子龙文学作品版本展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近日，由石家庄市图书馆主办、龙山书院蒋子龙文学书屋和未来作家书院协办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著名作家蒋子龙文学作品版本展暨河北书家十人录蒋子龙文学作品精彩片段小品展”在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开展。

蒋子龙，沧县籍，当代文学大家，其作品影响深远，曾获多项文学奖，2018年获“改革先锋”称号。本次版本展部分展示蒋子龙不同年代独著、汇编及友人赠书近千种，展现其近五十年创作成果。书法展部分为河北十位书家抄录的蒋子龙作品片段。

展览受到河北文学界关注，业内人士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蒋子龙作品反映时代变革，版本研究意义重大，书法展也体现了文化含量与艺术追求。据悉，展览将持续至5月31日，此次展览为当地民众带来一场文学与艺术的盛宴。